

来自柏林的皮特·舒恩赫如今在英国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徐海德。

徐海德并不介意跟自己的中国女友讨论二战这个“严肃”的话题，更不希望二战这样的战争重演。但在他看来，欧洲的和解进程远远没有结束。

### 十分理解长辈的回避

去年，徐海德第一次将女友带回柏林见家长时，一家人开着车去了魏玛，参观了德国最大和最早的集中营之一。当时，徐海德的妈妈跟未来的媳妇说，自己小时候就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中参观过魏玛的集中营。但徐海德说，每每提起二战历史，长辈们还是会将他们年少时的经历与政治分隔开，而他对长辈们的这种态度十分理解。

徐海德联想到了一名备受争议的艺术家——约翰内斯·希斯特。生于荷兰、直到106岁仍在舞台上生龙活虎、曾被称作“世界上最老艺术家”的约翰内斯·希斯特在2011年圣诞节去世。他在纳粹掌权的第二年成为柏林喜歌剧院和德国艾德米哈斯帕勒剧院的新宠，是希特勒最钟爱的歌手。战后，希斯特并没有因为为纳粹献歌而受到指控，甚至在盟军的允许下继续艺术生涯。但在希斯特的祖国、二战期间被德军占领的荷兰，那里的人们却无法原谅希斯特与纳粹政权的“耳鬓厮磨”。面对来自家乡的“敌意”，希斯特曾写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当然，我出演了第三帝国的一些影片，但不过都是些娱乐片子，让人们从战争的状态下暂时解脱出来……我当然想闯出自己的事业，而我也记得当初多少荷兰人为我能在邻国事业有成感到自豪……但阿道夫·希特勒居然成为了我的一个粉丝，这事能怪我吗？”2008年，在一家荷兰电视台播出的录像中，希斯特说希特勒“是个好人”。这句话引发了舆论广泛的批评。

徐海德对新民晚报记者说：“事实上，我

## 赴德特派记者访德国物理学博士生徐海德 欧洲和解进程远没有结束

新民晚报记者 齐旭



二〇一二年十月九日，希腊民众集会抗议默克尔到访  
本版图片 ©

认为他只是在回顾那段时光。也许他的确跟希特勒有着不错的私交，但他并没有真想换到政治当中。”他认为，与希斯特一样，当时的许多德国年轻人也并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忙着杀戮或是其他什么罪行。“我的爷爷奶奶从来没有对这段经历发表过任何评论，而我的父母则认为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行之一……长辈们回避、自我辩解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 受害者记着纳粹罪行

学物理的徐海德对历史政治有着自己

的一套见解。

“我听说中国人对德国在战后的认错态度赞赏有加。”徐海德认为，如果不是维利·勃兰特惊天动地的华沙一跪，就不会给国家间的关系带来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善，“道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然而，提起战后的联邦德国，徐海德很客观地分析道，“由于重建的需要，事实上联邦德国并没有彻底清除官僚系统中的纳粹分子。就这方面而言，当时的民主德国似乎在对待纳粹分子方面更严苛一些。而日本就更没有进行这种彻底的清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人无法对本国

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进行深刻的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德国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在徐海德看来，德国与波兰、法国仍没有能够实现真正的和解。“人们也许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忘掉这段历史。从民间来说，那些生活在法国郊区的人当中一定还有人记得他们的祖父母在二战中被杀害；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希腊示威者举着被贴上纳粹标记的默克尔总理的画像就是例子。”

### 朋友的玩笑令人尴尬

也许，人们对于二战笑话的态度也能说明徐海德所说的“没能实现真正的和解”。同事或者朋友们一些不经意的二战笑话有时还是会让他觉得有些尴尬。

1940年11月14日，德国的大规模空袭摧毁了英国考文垂市中心的大部分建筑和历史悠久的大教堂。1945年2月13日至15日，英国皇家空军联合美国陆军航空队对德国的德累斯顿狂轰滥炸，几乎把这座“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夷为平地。二战后，这两座因为战争而“结缘”的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徐海德告诉新民晚报记者，他的英国同事有时会拿这段历史开玩笑，说英国人摧毁了德累斯顿，为考文垂报了仇。“人们也觉得为什么当时的德国人会追随一个疯子与他国大动干戈这个问题很有趣。但对我来说，这些笑话不太合适。”而更尴尬的，莫过于当朋友听说他来自德国便高抬右臂行纳粹礼套近乎。

## 本报记者专访在沪日本留学生仓冈骏

# 历史问题为何还“梗”在那里

新民晚报记者 吴宇桢

“接下来是亚洲的世纪，到中国去吧！身边好多人都这样说。于是我来了，然后发现历史问题就像一个‘梗’，当然，这并不是我所体验到的全部。”日本“90后”仓冈骏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如是说。来上海留学的第四个年头，他已经能够从两种语言的字里行间，观察中日这两个自己眼里“亚洲最重要的国家”。

### 谈论过去不那么受欢迎

战后70年这个历史节点，在25岁的仓冈看来并没有带来什么特殊的关注。不过作为战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二战那些“纠缠在一起的历史”，有自己的理解。

有些历史在不断重复的讲述后成为鲜明的“常识”。比如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改变的命运。“扔下原子弹的行为是不应该的，那是很残忍和过分的事。”仓冈说。

有些历史的讲述则更为“艰难”。关于二战，仓冈还知道的一个“常识”是南京大屠杀。他记得当时的中学教科书上印着一句陈述句：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这种加括号的方式让他有一种别样的感觉。更为感性的记忆也许来自历史老师的讲述。他的老师去过南京，曾在课堂上语气沉重地讲述那些“骇人听闻的瞬间”。“我们知道在南京发生过这样的事，那当然是事实。但老师同时也说，关于遇难人数是不是三十万人存在着争议。”

“谈论过去”在日本年轻人中间并不是一个那么受欢迎的话题。“因为不太有趣。不



二〇一五年五月廿六日，在韩国首都汉城举行的庆祝仪式上，学者和出版商展示由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共同编写的历史书《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中、日、韩版本。当天，《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三种版本正式在中、日、韩出版面世

管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常常聊不下去。”仓冈这样理解广泛存在的“不关心历史”现象。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学习历史只因为将有一场“被动接受的考试”，知道“常识”就好了。“但什么是常识？为什么要知道？考试后就不会有这样的进一步思考。”

### 历史对年轻人非常重要

在他看来，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就像一个“梗”，存在并在中日关系中有体现。2012年上海的那场抗议日本非法购岛游行，仓冈就在现场。游行者的口号和

情绪让他深受触动：历史交织现实，远未成为过去。他想“日本曾侵略过中国是根本原因”，但同时感到困惑，“为什么过去那么长时间，这个‘梗’还横在两国中间？”

正在攻读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的他，来到中国后渐渐重视历史学习。为了解开自己的困惑，他买了各种各样的历史书看，也悉心关注社交媒体上的有关讨论。“历史，其实对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很重要。”

重视历史有“情怀的一面”。“战争就是破坏，引发战争的理由涉及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一切问

题都可以从历史中寻找渊源。要阻止战争发生，必须学习历史。更为现实的考虑则是，仓冈觉得与其单纯把中国看作一个威胁，不如承认那是一个“机会”。他在上海交了不少日本朋友，有游戏设计师、花店老板和餐厅厨师等等。行业不尽相同，不过他觉得他们都看到了一个与日本媒体报道中“不太相同的中国”：这里有美食，有市场，更有工作机会。而要抓住中国这个机会，必须了解中国人关心的东西，比如对历史的情结。

他觉得，也许双方都有需要补课的地方。“日本需要补习的一课是，应该意识到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机遇。现在日本要单打独斗地发展，已经不可能了吧？日本的生活已经跟中国密不可分。”正视并帮助中国发展，也将为日本带来转型机遇。而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许多日本人也希望：除了一个“历史的日本”，一个“当代的日本”也需要被中国人看见。比如，日本对华 ODA 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改善双边关系的努力。

### 来中国发现“不一样世界”

“在日本，通过媒体报道和亲友讲述，我知道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事。来到了中国，才发现这里处处存在着‘不一样的世界’。”仓冈说，“正确地传递相互认知非常重要。交流一旦减少，就容易产生误会。”

尽管历史这个“梗”仍然存在，仓冈说，民间交流是柔软的，在普通人的生活中这样的“柔软”正在穿越坚硬的“冰层”。他清晰地吧中日关系分为两个层次，官方的和民间的。在民间交流层面，“每一个个体，恰恰是中日关系纽带的一部分”。

“玩游戏，是一种可以跨越语言和距离障碍的交流方式。一起玩游戏，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就有了碰撞交流的可能性。”仓冈眼里闪烁着某种光亮，他常常组织朋友玩桌游，“如果大家一起来玩游戏，马上就能变成朋友吧。”